

五臺縣志 卷之八

藝文志

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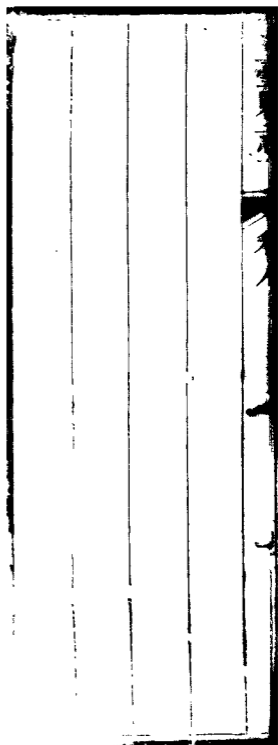
傳

墓誌

詩

藝文志

五臺山川甲勝名賢代興其著述流傳抑以備史  
乘之遺著鼓吹之盛也志藝文



碑記

重修南神廟碑記

宋進士  
孫儼

邑之南十里有山層巒聳峙喬松茂翳上有古祠  
俗謂之南神塙蓋漢文帝祠也按史傳帝高祖中  
子破陳豨軍定代地立帝爲代王呂后臨朝諸呂  
專恣大臣平勃慮危劉氏以帝賢聖仁孝聞於天  
下乃迎以奉社稷帝謙遜退避恭儉節用夙夜憂  
勤罔敢逸豫至於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悲緹縈  
以除肉刑勸農桑以捐田租憫老幼而賜粟帛仁

施德布雖充溢宇宙其潛德發躍盡自代邑始  
代地民祀以祠宜矣然邑地石焦瘠薄旱則易乾  
水則易毀災則遽饑情則失業今闔境之民家務  
和協人尙謙謹蓄害不作豐稔屢臻豈非帝之孝  
道儉德芳烈未泯事有不便輒以利民猶常不忘  
於今耶不然何安康富壽之如此也鄉人具祭祀  
患不能有報虔者於是復新廟宇以祀之

楊公孝行叙

明大司馬

孫傳庭

公諱時倫字天叙號西泉五陵之百蘭里人先世

大同府朔州馬邑縣始祖有材徙五臺歷七代而生海海生公賦性冲和制行醇厚雖農畝布衣而一種純孝可風洵末世所罕觀者余與公長孫雅

稱莫逆交故乞文於余以誌墓余敢實錄焉公因父疾禱於神願以身代持齋三載父疾果愈壽增一紀事母勤視問供甘旨享年八旬有四其教子也溥暑給饌太寒給薪歷久不厭是以夙無簪纓而子伯仲全年遊泮叨廩祿歷選舉孫枝亦皆翩翩者起考興未艾公將集全福於幽壤矣嗚乎終

身慕父母孝之夫也一經訓子孫孝之永也異日  
玉樹聯芳金章寵賁光前而裕後者孰非公孝德  
所醞釀哉語云本固者枝必茂源深者派必長余  
於公信之不誣已是爲記

明陽觀碑記

金進士

元好問

臺州西南八里紫羅山之麓有保聚曰明陽臺  
明陽臺觀碑記  
祠浮圖寺在其傍舊有道院廢之久矣欲修復之  
而未暇全真師姬志元先住遼沁亦嘗留宿於此  
父老愛其道行清實有尸而祝之之義乃築環堵

而居之三四年徒從之者益多思所復立壇宇嚴  
規制設興遊居寢飯之所斧斤埏埴率其人日親  
之前後十五年爲殿者二曰三清曰通明爲堂者  
四曰三官曰四聖曰秘籙曰靈官門檻齋厨以次  
而其請於燕京長春宮得額曰明陽此觀事之大  
凡也臺州長茹君以贊其事翊而成之甲辰春史  
館從事李君昂適携姬之徒王志寬過余讀書山  
爲予言曰今吾桑梓鍊師吾方外友也明陽又吾  
杖屨之所朝參者也姬知吾辱與子遊欲得子之



文以記其經度子寧有意乎予不敢辭乃爲記之  
顧盼檀施四方來集土木成金碧之富鐘鼓狀雲  
山之氣蓋未丐以歲月記圭於黃老之教久徒知  
有之求所以尊師重道如供佛然者則無有其人  
也兵劫之後此風故在獨鍊師一出州之人翕然  
歸之雖釋子輩亦爲起信而起敬古所謂存乎其  
人乃今見之夫物蔽於物曲屈則有不能通者此  
二家之所以更爲盛衰耶吾於此有感焉三綱五  
常之在猶衣食之不可一日廢今十室之邑豈無

知人倫之數也者至於挾免園策援童子學者乃  
無一人焉寒不必衣饑不必食痛乎風俗之移人  
也嗚乎二家之盛衰又何足記耶姬高平人卹公  
嘗號爲崇道大師洞明子

重修廣濟寺碑記

明王源

縣治西鄰民居有古刹曰廣濟寺創造所自碑載  
甚悉夫何歲月浸遠棟撓瓦落墻圯臺頽一望荒  
涼難爲瞻仰矣前守是邑者因政煩事冗不遑是  
念宏治丁酉歲孟夏山左陽信光侯奉命來守是

邑侯自下車以來興廢舉墜百度俱新一旦政暇  
偕僚窳蓮幕臨是寺名諸僧謂之曰汝等咸賴佛  
教感人今如此坍塌無以爲人造福地何忍恣然  
置之耶僧普然宗善感其言慨然廢會於是邑之  
士民若尙義陳山以靜輩各捐金易材傾者正之  
朽者易之漏者葺之闕者補之金碧剝落者藻繪  
之牖壁漫漶者泥飾之輪焉奐焉一復其舊足以  
爲斯民造福居然一邑勝境而實由我光侯一命  
之力是績也不歸侯而誰歸耶予惟佛教之興始

自漢明帝時西僧達摩入我中國彷彿吾儒說性  
說心尤以生死輪迴善惡地獄果報爲言以故當  
時人心翕然崇尚迄今熾然雖釋教固非吾儒所

宜言然就其所以爲教只是欲人爲善而已夫人  
性本善但爲私欲汨蔽乃爲不善耳向使世之人  
果因佛教感化於善則性善可復美俗可成雍熙  
太和之世可致孰謂佛教不有益於人世乎哉自  
茲以往爲普然宗善者尙當晨暮鐘鼓晝夜香燈  
祝皇圖之有永祈聖壽於無疆豈徒被金縷袈裟

戴毘盧宗帽而已哉時因匆匆老衲拜請爲廣濟寺碑遂爲之記

均平永道碑記

明襄陽府推官

智幾先

五臺晉僻邑也滹沱爲帶環繞西南奔湧浩瀚地高而水下殊無補於灌溉北有泉巖河細流不及沱十分之一由郭家寨大興沛流於槐陰東冶等村洋洋浩浩頗大便利迺據上流鑿沙灘爲水地數百頻灌而膺朝廷重稅者坐視乾燥間有一漑則其借姻親也不則携雞酒而啗亡命豪雄也河

邊民徐光宇泣訴本道分數稍定楚人杜議日期而里中豪橫益肆邑侯李公自陝右來守是邑胥中涇渭分明有澄清蘆虎之志量地之多寡分水之日期自上而下週而復始仍遣牌以巡守防河上之元陌刻印以封提禁晨昏之盜決彈壓豪橫之心杜塞後來之口郭家寨地三頃水一日大興地八頃水二日半槐陰地十七頃水三日半東冶等村地三十二頃水六日一分派而三都稱便矣偉哉偉哉昔西門豹治鄴十二渠邑人苦役豹曰

百歲後父老子孫思我當其苦勞費時沮者非一  
不禁不撓渠竟就厥後漢長史以十二渠橋絕馳  
道相近欲合二橋爲一橋父老不肯曰賢君之法  
式不可改也豹借民之力興民之利民且永世不  
謏矧公行所無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乎若夫  
善催征而鞭笞不用審均徭而頌聲交作招流亡  
而集澤飛鴻撫邦屯而復邦啄鳥重根本則修學  
校而設禹門雲路嚴保甲則繕城郭而建演武敵  
樓葺社會以預賑貸之所編保甲而申盜賊之禁

公皆行之而無難焉豈特分水一事哉予以爲分水一事非一時之利固貽萬世之澤者也於是敬爲之銘曰

華嶽之峯秀而巍黃河之水清而竒天以河山之秀氣流入李公心與脾去涇涉渭守臺邑沛乎德澤淵然思量地多寡分水期汪洋千頃誰及幾禹甸南山河洛思鄴守西門馬史紀祝公福壽多男兒臺人亦永有榮施

通濟橋碑記

明保定知縣

田龍



縣南有地名孤嶼溝距縣十五里其各府州縣往來賓旅暨本縣士民商賈莫不率由斯路是喫緊咽喉最要關津也無如山勢嵯峨水機澎渤履其地者率皆以跋涉爲苦舊架木以濟第顛險不寧且木易朽蠹豈不拔之基哉關中念公李父母來蒞茲邑目擊此險卽勃然注念爰督義民劉道捐俸市材筮日鳩工從上徹下約三丈餘專用石條以鑿之橫順布之以石左右衛之以欄不兩月而厥工告成遠邇騰歡猗歟休哉此正所謂一勞永

逸萬世利濟之澤耶昔人曰河洛而思禹功余亦曰過此橋者嘗亦思李公之功謹勒石以識不朽

射虎川碑記

巡撫  
穆爾賽

皇帝御極二十有二載春二月西巡五臺爲

太皇太后祈景福也至德馨香正符丕洽畢事而旋由菩薩頂遵長城嶺西千乘萬騎雷翰雲奔道旁林莽翦翦有虎伏其間駭而躍衆莫敢禦

皇帝親挽繁弱一發而殪之於時巡撫山西臣穆爾賽

等奏曰是虎也爲居民行旅患久矣幸遇

天子車駕蒞止斃斯獸以安厥土應錫嘉名以垂永久  
數懇至再

詔從所請名曰射虎川臣樓爾等敢拜手稽首而志

之曰猗歟休哉天道春生而秋殺君道德綏而刑  
威敷惠固以澤羣生除暴亦以安良善彼悖逆方  
命之徒猶虎也惟

皇帝以道德仁義爲弧以師武臣力爲矢十年之內滇  
黔隴蜀以迄閩粵海島蛇豕鯨鯢罔弗殄滅用是

八荒晏如萬國貢費黎首又安烏獸咸若夫辨民  
虐以惠保元元湛恩汪濊靡有涯際豈直被茲一  
方已乎昔唐太宗巡幸武德射斃猛虎臣以爲美  
談

皇帝體天立極揚大武而成至仁駿烈豐功炳耀千古  
又奚唐太宗之足云

神武泉碑記

穆爾賽

康熙二十有二年春二月

皇帝西巡清涼山爲

太皇太后祈景福也事畢由菩薩頂遵長城嶺而旋有虎  
伏叢薄翳翳中駭而躍

皇帝親挽繁弱一發殪之蓋此虎爲患茲山久矣居民  
行旅聞而懼忭咸謂宜錫嘉名永誌

皇澤巡撫山西副都御史臣穆爾賽等以民情奏請陳

乞至再

詔乃許之方將修除荒蕪忽有清泉湧出林莽甘冽澄

泓經冬不竭猗歟休哉臣爾賽等拜手稽首曰臣

聞天之化育萬物也煦之以春日凜之以秋霜聖

人之治天下也興之以禮樂懲之以刑罰故天以  
至神之化運於上使庶類不測其端聖人以至詳  
之法曉於下使羣情知有所避彼貪墨橫暴之徒  
猶虎也聞之能無滋懼乎

皇帝道德仁義光被四表凡所舉動皆以惠保元元爲  
念用是宇內乂安人心吏治莫不鼓舞變易棄其  
舊而開其新唐虞夏商之盛且復見於今日故靈  
源紀異昭

湛恩汪濊於靡涯豈神爵醴泉所可同而語耶因書射

虎川於石謹誌之

射虎川碑記

邑舉人 閻 襄

臣聞聖存要道錫類斯宏帝造熙風尊親爲大蓋  
王者覃化恃源以通而孝子爲心無微不至溫清  
允慰猶祝高厚而祀山川仁愛斯流實本至親以  
及民物恭惟

皇上

統於性

聖縱諸天

稽統守文更備開天之武

生知錫極猶勤學古之功承萬年有道之基創奕葉章  
程於不朽剪累世難除之寇偕

祖宗智勇以同昭指西蜀之戈山屠封豕揮東岡之劍海  
繫長鯨弓矢微張櫂槍北盡

廟謀遙授萌蘖南消載瞻帶礪之河山盡是清寧之天  
地於是

賑荒發帑

賜酺蠲租四海云遙人無不遍三關伊近臣觀其詳始



年蠲租之年繼年蠲租之全沛春霖於寒谷時爲  
皇上之恩時爲

聖母之賜覆解澤於荒郊讀漢帝賜賦之書歷今二千餘  
年汗青再美邁姬祖行仁之政卜世八百餘載龜  
灼猶遙於是膏浹九竅功垂八極

聖不自有原嘉誨於

慈憐業述由來播

徽稱於薄海凡六合昇平之慶皆

一人孝治之隆恭惟

太皇太后

淑惠篤生芳婉嬪任之盛

仁慈覃沛勲齊堯舜之隆聚

神聖於一家式倫常於萬國惟

太皇太后鞠育之愛卽覆載其綏殊惟

皇上孝養之誠雖舜文何多讓

寢門儀曲靡事弗周

宸陛歡承祇懷罔極乃卜

靈山之祀用求

嵩祝之徵

親幸五臺時維二月羽林萬騎繫馬山前扈從千官環  
旌天際歷石蹬渡松溪入雲陂踰水澗高巖朱羽  
動拂牛斗於東西半嶺白雲橫變陰晴於上下林  
開曲折華芝螭列而徘徊逕別低昂旗旄蜿蜒而  
升降荒蘿蚓結怪石魑扶仰峭壁以千尋俯絕冥  
而萬丈烟封谷口半出浮屠泉引林根斜通精舍  
鐘聲暮動噌吰亂虎豹之號日色朝開閃爍渡虺

蛇之跡惟

孝思之不墮遂險隘之皆平爰致虔修爲敦誠告拂琉璃之蓮座祝箕翼於

椒園歷五頂以偕登覽千巖而畢至

龍章丹篆輝煌日月之文

風字金書刻畫烟雲之壁履清涼之石而望九州風醇  
物阜敷天共樂清涼立錦繡之峯而瞻六合邇服  
遠柔輿甸繡成錦繡凡彼白鳥青獅之迹皆來蒼  
嶠玉驥之踪豈意石橋流水之間亦有星旆雲旌  
之燦深山常寂寞何幸巖花野鳥齊歡遂谷久塵



塵榻疏蕨先教具午餐碧樹洗空千澗出白雲封  
滿萬松寒天留再宿清涼地明日溪南十八盤

清涼石

炙手薰心事已多曉涼來撫石盤陀不爭可受千  
人坐無事應須百遍過初日射林光歷亂懶雲將  
雨濕嗟峨夜深或有騎牛到堪和南山扣角歌

別山二首之一

孫傳庭

看山殊慰十年盟隱計猶憐尙未成到日雲霞如  
有意歸時猿鶴豈無情丹崖翠壁皆留詠瑤草琪

花半識名此去清涼應笑我勞勞城市欲何營

五言絕句

金閣嶺

魏綸

山行情不極復聽遠流聲夜來擁衾坐僧窓月自明

天城寺

孤磬發清響松聲起亂濤夢醒聞梵語愧爾絕塵

囂

華嚴寺

鶴影穿谷落笙聲隔水羅幃忘塵俗想直欲識無  
形

天池寺

一脈通幽竊中涵萬象清細流山下去莫教野塵  
縈

咏滹沱河

明邑教諭 王大格

旣識浮官筏宜憐近瀨田入山還自戡迺曠却騰  
騫

閣嶺



一閣當蒼峽連峯鎖白雲東南憑此寄霜雪望彌  
殷

五臺學署月夜

暑氣侵輕葛山城吐月花白雲飛處斷何在是吾  
家

山中雜吟

孫傳庭

盛夏全無暑風來任地寒離塵纔幾許天上作何  
觀

人跡真難到奇花自在生原替天女敢安得盡知

名

引水遙通竈栽山曲抱墻高樓窺樹遠虛牖納雲  
長

天畔數聲鐘聽之清思發獨起步空階但見空山  
月

細路何盤折重經碧蘚封鐘鳴知寺近只隔數重  
松

樹起不見山雲生不見樹往來翠微中衣溼非關  
雨

空林寂無人清言共誰訂  
流水澗中鳴冷然動我  
聽

一片清涼石憑余任意眠  
歸來倘有意不用買山  
錢

七言絕句

乾陵

楊 慥

牝鷄一啄血波流天下何緣不姓周  
今日阿婆心力盡乾陵秃似老僧頭

同新進士呂子成輩晏集狀元樓 張大節

鸚鵡新班宴杏園不妨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  
金榜三見門生是狀元

李氏友雲樓

王敏夫

霧幕烟迷十二欄壺觴招我一躋攀黃簾卷起湘  
川竹分得西州數點山

題柳溪別墅

雨霽風和不動塵柳邊携酒賞晴春頻來溪鳥渾  
相識渡水穿花不避人

臺山雜詠十六首

甲寅六月

元好問

秀容人

西北天低五頂高  
茫茫松海露靈鼇  
太行直上猶  
千里井底殘山柱  
叫號

山上離宮魏故基  
黃金佛閣到今疑  
異時人讀清涼傳  
應記諸孫賦黍離

一國春風帝子家  
綠雲晴雪間紅霞  
香綿穩藉僧  
鞵草蜀錦驚看佛鉢花

沈沈龍穴貯雲烟  
百草千花雨露偏  
佛土休將人境比  
誰家隨步得金蓮

靈蛇不與世相關  
時復蜿蜒冰石間  
何處天瓢待

霖雨一龕香火梵仙山

登臨夙有故鄉緣試手清涼第一篇知被錢郎笑  
寒乞不將錦繡裹山川

萬壑千巖位置雄偶從天巧見神功湍水已作風  
雷惡更在雲山氣象中

顛風作力掃陰靈白日青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眞  
面目爭教坡老不曾來

山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此景祇應大  
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峯

兜羅綿界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解脫文殊俱  
有說是中知有木強人

眞向華嚴見化城翻嫌金屑翳雙明惡惡不可惡  
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

總爲毗耶口不開龍宮華藏頓塵埃對談石上維  
摩在珍重文殊更一來

咄嗟檀施滿金田遠客遊臺動數千大地嗷嗷困  
炎暑山中多少地行仙

石罅飛泉水齒牙一盃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

榆水汲得中冷未安謔

凜凜長松臥澗阿提壺悲嘯撫寒柯萬牛不到秋  
邱重細路沿雲奈爾何

熱惱銷除佛作緣山頭水雪過矣天法王悲智何  
窮盡更有清涼遍大千

眞容院

蕭貢咸陽人

魔宮佛界等空虛此理何曾屬有無直向臺山始  
相見可中還有二文殊

登環城山

明布政  
陳懋章



削壁俯聯千嶺秀，曲泉旁引一泓幽。  
已將勝概耽俗糾，更擬何年續舊遊。

題清涼石

明副使

楊彩

禪林此石自何來，勝跡乾坤壯上臺。  
獨伴白雲迷歲月，寒風暑雨任相催。

題顯通寺

明侍郎

門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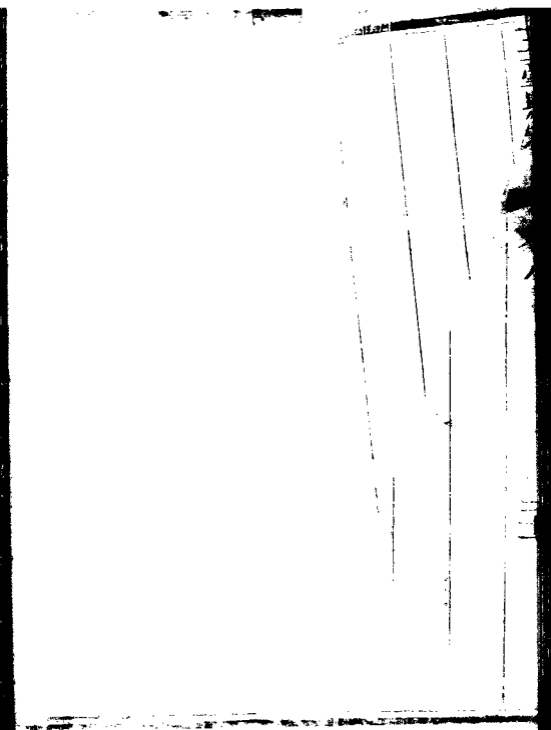
馬頭山色向人來，林裏泉聲帶雨迴。  
秋興不隨孤鷺去，傍君相看百花开。

堊寺山深月出遲  
飛泉灑雨任風催  
攬衣折竹掃  
苔色  
拭目尋簷認古碑

竹林寺憶月川上人

孫傳庭

高衲僧閑隱竹林  
應憐空翠似禪心  
一從寂後荒涼甚  
明月兼前自古今



烈女劉壽貞傳

明僉事  
章懋

五臺劉氏諱壽貞光州先生之女天性剛直先生  
諱復初蚤年舉鄉進士第正光州學壽貞漸於庭  
訓識字嘗讀古今列女傳籍諸書稍長許字邑人  
盧春未娶永樂初年建都北京天下趨事者如市  
春遂以疾卒於工時壽貞青年二九櫬歸泣曰禮  
烈女不事二夫妾雖未及舉案卽其妻也誓不適  
人語畢氣絕良久復甦變服披髮犇號前淚盡

繼以血葬如禮遂往其家事翁姑甚孝其家至乏  
別無弟姪可代養者始終未嘗怨言逮終無以備  
工躬自負土以葬之見者盡爲流涕兀坐一室戶  
外未有一履跡朝夕惟女事是事雖親戚子弟不  
得見也節婦貞女之操如此有司以其事聞於朝  
廷表其門閭月給以食歲給以衣年七旬有四疾  
終於家時宣德庚辰歲也

贊曰女子之失所天不再從人者間有之多棲身

母家求其善事翁姑者百不一二噫善處變之難

能也誓於一時者易處於悠久者難悠久固難而  
孝事翁姑尤難也矧其家至乏而未與夫婿接者  
歟節義孝行如劉氏者越宇宙而不多見其人焉  
嗚呼冰霜未足語其潔金石未足語其堅清風萬  
古懦志貪廉其光州之家訓歟噫節矣

烈女曲秋葉傳

明巡按  
康

曲烈女者山西大同之靈邱人也幼名秋葉父大  
保母馬氏一弟曲价子家貧甚居代州碾玉村烈  
女生而頰頰性娟靜鄰居見者靡不嘆貧家安得

是美媛多求姻其父母以子女鮮少不欲違適人  
故久未卜萬歷十七年女十七矣弟亦十有四歲  
大祿其父母携出就食五臺境閭舍生員安崇德  
家時崇德止房三區耳見女容止異亟許之北則  
崇德母居而東舍三楹卽烈女與父母僦居處也  
初入烈女見同院意甚不樂欲析父以初至俟再  
卜時歉甚大保懼閤室之無以自存也因受村中  
牛代爲牧本年五月十五日大保驅牛出恐踐人

田約妻携子同送之時在家者獨烈女耳崇德

其獨處因從門外揚言欲以挑女云處女身大如  
許耶大是奇事比女已房聞之矣然以閨秀難與  
言姑忍以語母乃崇德已入復出曰女伴不知耶  
世間安有如此身而謂女者因擲黎房內女遂大  
哭不可禁而馬氏回適見地遺一紅封發之則黎  
也女謂拾此穢物何事姑留原所以待父歸耳因  
哽咽不能語曰此地吾不願居而父母強留不肯  
去今若不速移後將以醜終矣因具道云云馬氏  
疑不脫反怪謂誰爲女築室待耶時崇德母武氏



知女必告母恐具訴亦在旁伺勸云女母言良是  
女今未適人可遽效此長舌耶女雖收淚而憤憤  
已不堪矣越十九日大保三人送畜復出崇德見  
伊父母前之無言也復用言再試之女正色拒以  
不可崇德遂詈汝癡物既不諧人意留汝何益乎  
且昨愬若母若能如我何外人聞之祇恐河水不  
能滌也女益哭益憤馬氏回至儀門外微聞此語  
入見女哭問主人詈者誰女哭曰母既不吾信矣  
今復向誰問耶於是馬氏亦哭而武氏復來勸諭

女見父母之執迷不去決不欲生矣乃宛轉給其  
母曰父明日尙無糧可往貸之他所馬氏不悟誤

信之甫出門則女已闔門縊矣時遠近靡不哀嘆  
而大保夫婦亦遂訟之官姑置崇德於法二十九

年巡按趙公文炳具題命旌表又三年恤刑某子

甲尙欲爲崇德求出余是歲亦來巡晉乃執法按  
之閭嘗一過五臺聞女葬所則地名龍泉村距城

四里許三尺微封逼鄰溝堰將侵蝕不可識矣因

行通判蒲嘉翰爲買民地五十畝起葬其中中墓

一坵圍九丈高三丈東房六西房三磚券門一墻  
內植松柏四行爲株八十四外植二十一若共貞  
女風焉院內方圓一畝三分餘地四十八畝卽給  
看塚人以資日用而又除去租糧無使再稅復擇  
人爲守其墳時烈女之父母俱亡矣獨遺弟曲价  
子流落不獲最復後得之靈卽縣尹方來隨令與  
守塚人孫應科陳海同居墳內嗚呼烈女一貧女  
耳生僅十七非有禮義之訓出閭閻之門也乃其  
秉性剛方義不受辱竟烈烈以死自非天植之堅

貞烏能捐生若是哉觀對母垂涕之言與扃戶投  
縊之狀至今人無不興而弔之者則慷慨從容烈  
女蓋兼之矣嗚呼蘭以馨致焚玉以瑩致碎卽焚  
與碎無足爲蘭玉損也顧其如奇珍之不可常存  
於世何哉烈女生於靈而不得其死於茲土造物  
固默有以定之矣余悲夫貞潔異淑恐與卉同溷  
也因爲作曲烈女傳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墓志

聶孝女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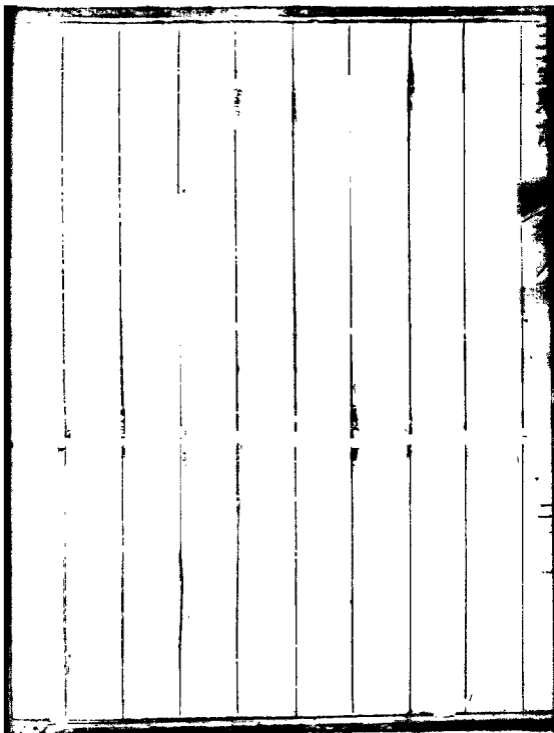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尙書左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律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捄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兼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

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  
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  
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  
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  
旨于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尙書仲平  
大理德輝檢點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鄉奉御  
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  
事伯陽之夫必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人

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  
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嫠政之姊矣徇其季千祀  
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  
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  
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革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  
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唐左拾遺內供奉

杜甫

許生五臺竇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  
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爲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  
有擊誦詩渾遊行四坐皆辟易應手采捶鉤清心  
聽鳴鏑精微穿溟滓飛動催霹靂陶謝不枝梧風  
騷共推激紫燕自趨詣翠駁誰剪剔君意人不知  
人間夜寥聞

東軒示兒子沂

宋五臺簿

姚孝錫

古人無復見但見東軒琴一鼓高山操因窺古人  
心正聲久沉埋俚耳喧哇淫正可自怡悅不須求  
賞音

登清涼石

明進士

鄭材

勞勞遊宦子坐此清涼石頗似超苦海刹那化國  
適曇雲萬壑生寶山四面圍繁此五臺奇浩劫誰

劃擊

登清涼石

明進士

邢雲路

四圍山面面九步石方方石方方何清涼廣容千  
萬衆傳者疑荒唐觸蠻蝸國戰大地黍珠藏崦此  
九步石行者宜徜徉茲石能令來者行茲石能令  
行者悅茲石自清涼人心自炎熱

題冰雪堂

明方伯王道行

卓彼劉節女良人未娶亡婦居五十載足不履門  
墻心志堅金石冰雪揭華堂賢名書太史奕世垂  
休光清冰和白雪可擬劉氏操雪消冰亦解女志  
獨堅牢泣血踰三年時日良悲號克養翁姑孝塚

邱躬自抱令名耿不寐猶憶儀兩髦以之諭冰雪  
榮之華袞袞婺山同屹屹婺水同滔滔陳詩附史  
編千載咏清高澄澄玉壺水皎皎瑤天雪不濁任  
爾撓不淄任爾涅雪自母之心冰清母之節一矢  
從匪他萬矢何絕決冰玉自輝映閨門自英烈嗟  
彼怕寒者誰能望高潔嚴冬寒沍時衆芳盡凋歇  
不有堅貞操誰與傲冰雪春風冰易解朝陽雪還  
竭嗟嗟烈女心始終同一節久持冰雪操人視竟  
難堪潔白渾如一嚴凝已並三孤寒咸莫受苦節

獨能甘列傳稱賢母千載播斗南

冰雪堂

四言

明邑令

張智

南山有冰惟冰之清冰其清矣劉氏之貞南山有  
雪惟雪之白雪其白矣劉氏之潔

湧泉寺八詠之四

明兵部尚書

孫傳庭

踈鐘撞月

踈鐘古刹傳明月空山盪深聽白相捫如從月得  
響素影不可扣籟竟安往如何林莽間一一皆  
鳴爽

五臺縣志  
三  
象塢雲深

誰將大士座置向山之阿因以象名塢猛氣狎烟  
蘿塢上經掛衲無雨雪自多我來探靈跡或恐是  
龍窩

寒松夏漢

鬱彼千歲松偃蓋寒光映奇聳龍鶴形冷具霜雪  
性長風拂漢來諛諛動酒聽鏗聲散寥廓寥廓如  
相應

松塔烟蘿

深徑蘿冉冉彌望烟漠漠遙聞鷄犬聲知有人居  
錯老幼總無營第不廢耕作辟地余有心此中良  
不惡

扈從清涼山

用謝靈運登池上樓韻

國朝宮

詹高士奇

霓旌衛仙蹕月駟揚鸞音井參乍捫歷巖竇逾深  
沈尋山異臺向載筆慚沈任綿綿騎出谷淦淦雲  
栖林我

后展遐矚乘時此西臨飛輪越幽坳駐罕眺崎嶇春水  
雜古雪午風颺薄陰枝岐曲澗水木末寒號禽幸



陪紫府遊側聽笙笳吟披圖稽往轍覽物諧素心  
皇情一以眷名區傳自今

其二

用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韻

象教從西來茲山名已顯佛樹根互盤天花露常  
泣毒龍臥其湫紺埵浮於硯升高駭劣崩陟遐信  
紆緬鐵鳳千尋翔金龍六時轉仰瞻臺衣深近覺  
髻螺淺霜鐘夜鏗鞞白雲盡舒卷粲鬚赤華林對  
談人在眼修蛇常山伏歸翼雁門展曠懷得所欣

遠目詎能辨宣遊自多豫頃使物廣道

其三  
明詩歸選後京  
口北回應詔前

山風吹不已山月忽已高  
飛鳴衆鳥散縹緲孤雲  
迢澄烟拂華旗吉日旋春  
鏹農炊夾前騎舊路積  
單椒靜聽谷口松宛似江  
門潮濤潑歷澗壑出沒  
經亭臯七葉青娑羅一萼  
紅山桃泉因見龍發川  
以射虎昭宿莽迷平岡選  
徒乃於苗回顧嶺上邨  
林居等檜巢諧此耕鑿民  
載路康衢謠

七言古詩

登清涼石

明太史

岳梁

君不見清涼山前靈異石一片方方大如席云是  
文殊舊道場千古流傳誇勝跡我生聞說自孩提  
將信還疑難考索寄募茲山四十春苦爲浮名縛  
冠幘邇來謫宦遊汾陽行旌北指臺山岡躋攀萬  
仞不憚險清秋氣爽披清涼石旁拭目辨真僞恐  
惑禪家虛誕累懇立石徧招呼僕夫累百堪  
萃始信空中色相眞石能幻化通靈神石靈  
文殊術術神常顯空中身空中身靈山塔我問  
山山不答異石中藏元妙機識破元機輸老衲老

淨神光繞石天花馨

天花歌

明釋鍾澂

君不見五臺山產靈葩山人曰之爲天花多在巖  
崖深險處枯木雲蒸抽蘭芽厥色淨如玉厥味薄  
於瓜樵牧得之如獲璧持來獻入司公衙司公得  
之亦甚喜歌筵舞席爭相誇烹羊宰鷄不足美必  
得是物充珍佳在上欲得索其下公使展轉來由  
家僧克鳴鐘告其衆衆聞官令驚羨嗟羨探求

入深谷豈辭猛獸及毒蛇求之不得須貸易歸來  
典却佛袈裟善講人聞善磨役偷聞學道歸烟霞  
豈知寂寞寒巖下營營公事數如麻異物有時盡  
人欲自無涯我願君子心如日絕疵取清光遍照  
饑寒屋肯令一念恣磨除

五言律詩

用峯山舊韻一首

姚孝錫

信步西風寺窮幽未覺賒松根纏石瘦雲徑出巖  
斜思爽餘三闕可堪對一寒空餘幾兩屐不踏波

溪槎

春水上堤沙春晴散望餘衰年花近眼久客夢還  
家映日孤鴻沒迎風雙燕斜平生江海意早晚送  
浮槎

過五臺遇雨

明參政  
魏倫

年年逢此日簾馬問民俗乍見樹頭青翻疑麥浪  
綠一犁春雨深四野報霑足遙憶山中人其人天  
上玉

宿東臺

明司馬  
趙夢麟

五言集卷之七  
七  
瓊樓極象外日暮野  
雪孤北斗當窓列西天近座  
隅羣峯歸冥冥大地入虛無此際吾高枕乾坤二

夢圖

獅子窩二首之一

每過僧誦處便覺一官輕幽壑從吾好浮雲任世  
情凭欄看鳥跡依杖聽泉聲佳水佳山地終當結  
素盟

梵仙山

踏雪尋山逕登臨四望紆陰森千樹含窅兀一峯

孤野色時明  
曉鐘聲乍有  
無羣山不可見  
到此獨  
躊躇

同塔院寺主人夜話

明進士

邢雲路

安州人

海內誰知己  
天涯遇上人  
惟余僧有髮  
共爾幻成身  
覺路諸天近  
曇雲半偈真  
無須婚娶畢  
便欲覓山吟

望臺山

明邑令

高敷仞

曾蒞五臺邑  
遙瞻紫府山  
踈鐘寒雨外  
野寺暮雲間  
至聖誰能覩  
遊人空自還  
欲明前後偈  
須過上



頤齋

清涼石與王永泰對奕

孫傳庭

欲證三乘妙非爭一局  
張山中人自靜石上日偏  
長子奪琉璃色枰分  
蘆荀香豈同賭墅客定不疑  
清涼

七言律詩

賦東臺

朱丞相

張商英

迢迢雲水陟峰巒  
漸覺天低宇宙寬  
東北分明觀

大海西南咫尺望  
長安圓光化現殊  
千巖白初

昇火一團風雨每從巖下起  
那羅漢裏有龍蟠

南臺

披雲躡雪上南臺北望清涼眼豁開  
一片烟霞籠紫府  
萬年松徑鎖莓苔  
人遊靈境涉溪去  
我訪眞容踏頂來  
前後三三知者少  
衲僧到此甚徘徊

西臺

寶臺高峻足穹蒼  
獅子遺踪入水傍  
五色雲中遊上界  
九重天外看西方  
三時雨洒龍宮冷  
一夜風飄丹桂香  
土石尙能消罪障  
何勞菩薩放神光

北臺

北臺高峻碧崔嵬多少遊人到便同怕見目前生  
地獄愁聞耳畔發風雷七星每夜露峰頂六出長  
年積澗盃若遇黑龍靈慄者人間心念自然灰

中臺

中臺岌岌最堪觀四面林峰擁翠巒萬壑松聲心  
地響數條山色骨毛寒重重燕水東南澗漠漠黃  
河西北寬總信文殊歸向者大家高步白雲端

總題

五頂嵯峨接太虛，就中偏稱我無居。  
壽龍池畔雲生燥，猛虎窟前客過踈。  
冰雪滿山銀點綴，香花遍地錦鋪舒。  
展開生具長三尺，方占山河五百餘。

過司竹監有懷王監正之

金戶部尚書

楊慥

不見松邱跨鶴仙，才名留得萬人傳。  
春郊漬酒傷今日，夜雨論文記昔年。  
塚樹謾懸公子劍，高山已絕伯牙絃。  
故居修竹青青在，寂寞終南落照邊。

同東巖元先生論詩

邑人

王敏夫

林逋仙去幾年來，年驚見梅花第二篇。  
千歲冰霜松

骨瘦九秋風露鶴聲圓騰輝定出連城上得趣知  
從太古前邂逅茅齋話終夕只疑人世改桑田

九日題峯山

姚孝錫

不須歌吹上叢臺千里晴川入座來世事難憑休  
掛口生涯現在且銜盃無情趁暖花先老有信迎  
寒鴈已回遙想故園親種菊霜枝露蕊向誰開  
次韻王無競見寄

客懷重倚仲宣樓白草黃雲塞上秋山色不隨塵  
世改水聲還抱故城流隙中畏景那堪玩鏡裏衰

望海峯

明吳處士

滕季達

翫海峯頭玉樹秋，  
羽翰遙共白雲留。  
金鋪宇宙三千界，  
翠擁蓬萊十二樓。  
風露淒其生阮嘯，  
星辰錯落燦吳鈎。  
雞鳴欲眺扶桑日，  
鐘鼓宵殘尙拍浮。

望海峯

邢雲路

清秋有客御風來，  
直上梯空望海臺。  
白社逢僧談上乘，  
青山無地著塵埃。  
蜃蒸溟渤千靈見，  
鳥出扶桑萬竈開。  
欲覓慈航何處是，  
歸依從此渡輪廻。

南臺錦繡峯

明藩宗室

友松道人

天風吹上妙高臺，滿眼山光紫氣開。  
鐘破晚烟清落澗，履拖春雨亂粘苔。  
水邊呪鉢龍飛出，松底翻經鶴下來。  
一坐清涼絕塵事，浩歌歸去幾徘徊。

西臺掛月峯

西臺寒色暮蒼蒼，夢入烟霞古澗旁。  
紫府芙蓉山隱隱，清涼坐愛石方方。  
雲中採得薇偏美，花裏流來水自香。  
何處鐘聲幽夢破，一窻蘿月淡秋光。

南臺和韻

明錢塘涵素居士

胡鎮

淡輝縹緲隔仙臺  
泚鍾靈如鑿開  
霜瑤半林紅  
露寺雨碑一片綠  
封苔晴空花雨有時下  
樹杪金  
燈殘慶來感應曾聞張相國  
令人追憶幾徘徊

北臺叶斗峯

明釋覺同

北來乘興上崔嵬  
天外捫蘿鳥徑迴  
寒谷未秋先  
落葉陰崖不雨生  
雷低懸銀漢星  
千點俯視滄  
溟水一盃笑指文殊樓  
跡處幾經劫火不曾灰

中臺擁翠峯

明史監姑蘇人

上方樓閣聳奇觀  
金磬泠泠度翠巒  
深樹浮嵐晴



帶雨陰崖積雪夏生寒  
熬行最屬星辰近雲起氣  
氤宇宙竟何處紫簫吹落月不勝清思繞臺端

中臺

滕季達

壁立中臺萬丈舉半空空翠落芙蓉千年古塔函  
金象滿谷寒冰臥玉龍晴壑倒懸南澗瀑春雷隱  
約下方鐘青鞋久混緇黃跡瑞艸天花處處逢

五臺詠

史監

懸崖削壁勢凌虛中有金仙遁跡居天近星河常  
掩映雲深草木自扶疎六時花雨含香落五夜神

光帶月輝經眼各隨飛鳥外一聲長嘯海天餘

過五臺山

明參政

江藻蜀人

五臺山上霧烟浮霧散臺分山自幽前朝寶刹排  
雲外盛代珠幡繞殿頭風雷激烈龍池夜草木凄  
涼鴈塞秋百仞危崖盤屈曲古今來往幾時休  
同劉兵憲督木率河口賦山川之盛

明三邊總制

曾銑

青巒翠壁幾週遭虎踞龍騰氣勢豪萬木蕭森掩  
日月一泓清澈照戈旌乾坤雄傑應千古人世驅

馳懷二毛仰視飛鴻霄漢際  
倏然清興欲翱翔  
遊五臺絕頂  
趙夢麟

清秋乘興御風來  
五頂登臨亦壯哉  
萬木陰森香霧合  
千峯霰靄瑞烟開  
西飛日月階前滲  
東去江河檻外迴  
安得凌虛生羽翼  
憑高咫尺到蓬萊  
南峪雨後取道上五臺  
明學憲陸深

六月蕭然似晚秋  
登高重整木棉裘  
卽看滿澗泉初出  
知是前巖雨乍收  
碧嶂旋隨孤鳥沒  
白雪長傍古松留  
幽芳一路無人采  
何處三山更十洲

入臺

山水情多不自由  
白頭終作五臺遊  
萬重雲樹高  
低出千里滹沱背  
面流絕頂直疑天  
北極朝陽初  
見海東頭共傳此  
是清涼地爲洗煩  
心盡日留

遊五臺

五雲常覆五臺端  
天近清都特地寒  
澗道千年冰未化  
林梢一夜雨初乾  
黃河紫塞依依見  
碧殿朱樓面面看  
萬壑千巖青未了  
更從高處望長安

宿顯通寺

一榻空齋臥白雲青燈微雨夜初分無緣十日慚  
凡骨有夢三臺繞聖君別院鷄催山月吐迴廊魚  
咽澗風聞青山亦是人間世自覺悠然隔世紛

竹林寺避雨

十里肩輿石磴深禪房瀟酒亂峯陰巖花笑裏繞  
月色山鳥倦餘懷好音下界風雷喧衆壑上方鐘  
鼓出長林蒼山正有爲霖望慙憇西來冒雨心

竹林寺擬宿

未有長歌行路難青山最愛雨中看圖書許許淹

德之威孚

皇上於是弓挽烏號矢援肅慎一發而中兩洞其胸由

中

萬歲之聲雷轟崖裂馬上千軍之色汗流魂驚軼才之  
獸已除又何有於狡狴巨虛之膽皆破豈復慮夫  
豺狼夜過新洲欲笑宋君之勇醉歸芒碭還譏漢  
祖之鋒彼小勇之爲誇豈

聖武之能測是惟我

皇上格天純孝勇出於仁振古奇功威生於義是以孚

誠攸屆天弧矢宿皇靈銘德惟遙后土山祇紀績

臣  
身居僻地日覲

光天堯舜以孝弟爲先乃親矚人間堯舜詩書載聖神之勇洵足馨萬古詩書關雲耄稚蒸民皆從補助而生懽覩誠求之

父母海隅剛柔風土不遺覆幬之內同歸仁孝於

地隔南山齊日月之貞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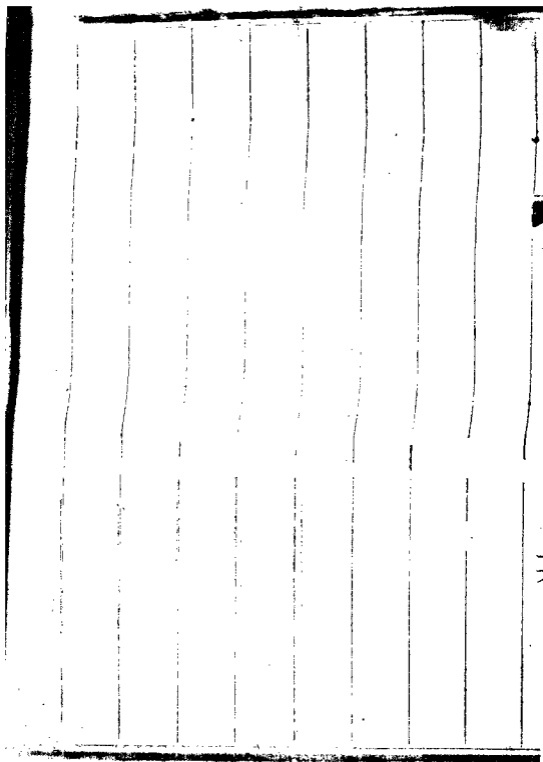
聖壽與臺峯並永東嶺望汪洋如見祝

聖圖偕海若俱長  
臣  
以臺人應紀

聖德恭疏

徽蹟永勒名山





與人感應之機舉如見諸行事而論以言諱此事  
神之理既得而治民之道斯至理有固然信乎其  
不可爽也工竣特紀諸石以誌神之顯佑斯人並  
垂我梁公之德政於不朽焉時康熙六年歲在丁  
未五月之吉

重修文廟碑記

邑恩貢 楊鳴鶴

自天子之國以及省郡州縣凡有人民社稷之區  
罔不建立文廟虔修祀事焉蓋以尊道報德立萬  
世義理之極也其規模陳式創於興道重學之君

相而海內皆有一定之制脫見飄零毀缺相時修葺自有司之常事似無足異者然而治道之盛衰必觀於人心天理之際則上之君臣正九法明下之風俗美吏治清君子興行小人樂道此理之存於天地而不容一息之泯滅者故國家建官以司之擇士以養之講射行禮以教之總統其事於文廟何其重歟則其修治完葺非止備故事肅觀瞻也明矣康熙二十二年我臺邑文廟以地震毀邑

侯周君始蒞茲土謁廟之口觀其摧折大懼斯文

之不振乃與教諭姬君各捐己俸鳩集百工而修  
理之邑舉人闕褻貢生曲爾昌贊理其事爲之募  
於鄉復擇士之謹厚者有陳之美闕之俊王元勳  
張涵等董其役一時殿廡厨庫門廊坊表煥然一  
新嗚呼當事者以官治爲旅舍也久矣視一切紀  
綱風化猶客之視主人事初不關於心無惑乎治  
不如古而士行之日偷也今我侯獨慨然以爲己  
任舉千古盛事自我輝煌此眞知所先後者矣當  
其旣成也今

早上御題文廟匾額適至卽揭於殿之中楹余嘗謂天  
下之治有聖天子以爲之倡有賢有司以竭其力  
其士不談先王之道民不率孝弟之行者未之有  
也雖更百年其效之及人猶且覩其事思其人起  
衰振墮相維於不廢況身逢其盛者乎爰爲之記  
永貞諸石

重修文昌祠碑記

鄭斌選

粵稽帝君文昌之星上冠列宿下主風教蓋聯奎  
壁之輝而翊文章之運者也其詞誥文章所重在

乎陰陽所向先乎忠孝故德則眷之以福而否則示之以譴其所以主持乎天理民彝者甚不誣也

其廟初建於城外西北之峯山前令子和李公又移建於城內縣治之東然皆規模草創朴陋未備非所以妥神靈而壯觀瞻也邑侯梁公諱繼祖者遼東世皆康熙元年來令是邑撫凋殘則以惠代威懲奸宄則以猛濟寬催科不免也而撫字心勞流亡可招也而鴻雁安宅且救荒備糴下民無轉運之勞保境安民上差無催督之擾以至巖大辟

則民命保全翔教化則盜賊屏息修城垣則保障  
足賴一時善政難以枚舉而聖其指歸固非托根  
陰隲原本忠孝者也癸卯入園而後默念帝君爲  
斯文司命思所以崇奉之故於乙巳夏捐俸鳩工  
於殿前新增捲棚穹曲豐隆使帝廟黝然以深左  
右則有號房若跂若翼前建大樓偉肅壯觀猗歟  
盛矣向之草創未備者不且煥然改觀也哉廟後  
又建義學一所使諸生肄業於其中庶異日者人  
才輩出文藝進陰隲亦進科目隆忠孝益隆孰謂

我公譽髦斯士之德不又與敬共明神之典同一  
不朽也乎

修城碑記

邑進士

楊瓊枝

攷臺之城始築於元魏間明正統時邑侯張諱智  
展築週廻三里許蓋土垣也至萬歷三十三年巡  
撫魏公諱允貞者始以磚葺之下有石臺數層臺  
之上乃建垣焉峻岫峩峙高百餘丈西障峯龍下  
瞰虜水雖小而固晉地數千里雉堞之險莫險於  
此順治六年姜寇爲亂賊兵萬衆環城而攻之矢



落如雨砲飛若雷攻城之法百巧俱備守者倚堞  
而據一以當千相抗一年居民安堵古人所謂金  
爲城湯爲池惟臺足當之乃自大亂之後積久而  
圯磚敝石傾北面數百丈皆隨霖潦頽去東南亦  
各類其半大垣漸陷女牆盡缺向之所見巍巍崢  
嶸高峙於晉陽之北者竟使兒童上下儼然坦途  
矣臺之人亦久思重葺而工浩費繁僉謂非請於  
朝廷遣官發帑不能舉康熙元年我父師梁公下車撫  
宇臺人如保赤子初年而招流亡勸開墾廣捐賑

科以...之...年...  
興臺之文教踰年而講鄉約開義學以培臺之風  
化踰年而修衙舍葺廟利以美臺之觀瞻踰年而  
建養濟院通橋梁立義塚以爲臺百年不朽之澤  
於是利無不舉害無不除而公因睹臺之城而有  
感焉曰及吾不修是仍臺之大利未舉而異日之  
爲害於臺人非渺小也謀諸臺人臺人駭其工而  
不敢應公曰此工今日不舉久之其圯愈多其費  
愈大吾豈爲吾計凡以慮他日之重煩我民也於

是捐資俸二百餘金集臺之官紳士庶願輸者得  
三百餘兩募於臺山各利得一百四十餘兩公親  
董其事工取其堅費務其實自四月十五至九月  
十六日告竣層臺疊疊高壁倚雲較之昔日倍覺  
崔峩壯麗焉夫臺自兵燹之後不可問矣賴我公  
八年栽培童稚嘻嘻皆公之所滋息也綠野穰穰  
皆公之所灌溉也老者以息壯者以耕皆公之所  
培息也絃歌時聞訟獄不作皆公之所教訓也奸

宄以消寇盜泯跡村落綿密戶誦詩書皆公之所

潛消而振作之者也而乃百政以興城垣載築  
年不易舉之功公一朝舉之一民不擾而大工告  
成巍然煥然是眞所謂名之棠也寇之柏也公之  
政之成也其惠我臺人者豈第一世再世之澤而  
已哉敢因工成而記

修城碑記

邑貢生 陳之美

濟物之謂仁成事之謂勇見於一身則恭敬博愛  
感之於外則視人之不得其所者如饑寒之切已  
身存乎志者復能引其責於我而不畏艱難古之

人當平居無事時其意量常如此及其筮仕而任  
民社之責也必子愛百姓重朝廷之事舉人情之  
所憚畏而不敢爲者一身偶之皆欣欣然樂從之  
豈恃夫敏幹之材哉其感官相喻之微有難以言  
盡者矣我周侯之牧茲土也值癸亥地震之後其  
始下車公署毀缺城垣傾裂樓櫓墮墜塙蕩無所遺  
三門壅塞行路梗澁於是賊盜宵聚百室懸磬公  
露樓盱食撫循慰止嚴夏巷陌期月而人復安堵

公曰茲邑之災關所行具整

也且擇其要者而圖之獨一人之力恐不能繼罔  
邑士庶願勦其事者各量爾力其不願者吾不强  
焉於是傳之一邑傳之四鄉皆曰我公爲我謀而  
我拂我公大不祥也不謀而應者數百人鳩材命  
工以築以甃役夫孔勤舊廢俱興嚴而高者爲城  
邃而深者爲門女墻差立樓栱丹青百工告竣特  
兩旬餘耳非惟不失昔時之觀且更增新輝矣吾  
思夫人之創非常之事也或庀用於數年前或待  
夫恩信漸著而後勞於人未有蒞治未及期月而

驟興大役所需不艱人復踴躍爭奮而速成也所以然者蓋以我公愛民之深出於至誠而人之應我公也由於中心之所好而無勉強此其以仁者之心成勇者之功而無所於難也邑人甚愛其勤而樂其易不忍忘於心而願爲後世法請鐫諸石以誌不朽

修衢宇碑記

閩 襄

凡膺民社之寄者能以家事治民事民無不得其治矣則莫患乎視其居爲傳舍也苟有傳舍之心

則將視百姓亦爲傳舍而撫字之心必不勤視錢穀亦爲傳舍而催科之法必不善視斯人之農桑與禮義亦爲傳舍而其所生之成之之道必不盡視天之災肯民之疵癘亦爲傳舍而其所以事神勤民之政必不誠古之不以其居爲傳舍者惟白樂天凡所蒞任居之如家園圃臺榭必致其精加爲子孫長久計者然是故樂天所治之處則政聲宏張兆姓被福位至卿相竊嘗推之彼其意不屑屑於所居者必不屑屑於民矣宜其善政舉而流



澤普也故膺民社之寄者莫患乎視其居爲傳舍也我侯梁公蒞臺於斯五載其於治臺儼然若吾之家也民游惰則督之力田士佻達則課之修德災眚上告來

天子之蠲恤催提屏跡免小民之追呼始葺城樓昭民衛也次建文昌宮興士學也復修城隍捍民災也視民之事皆切之如家中事而臺之官衙廢修葺者二十餘年傾頽敝壞觀瞻不莊曰前蒞此者何竟以爲傳舍也再不一葺久而臺廢不其重累吾

民哉因庀材鳩工以飭之使取其時工取其堅自  
堂內外以至大門皆煥然而一新之雖瓦礫一木  
一石無非捐貲構辦儼然治家中之亭閣屋宇場  
圃戶牖也曷嘗以爲傳舍哉惟我侯不視之爲傳  
舍是故撫字勤而民得其所矣催科善而臺之錢  
糧得其理矣生成之道盡而臺之農桑禮樂教養  
畢至矣事神勤民之政修而臺之中歲荒旱不爲  
災設法賑恤老幼佩德近歲天亦順叙人各適欲  
矣皆我侯以家事視民事故民無不得其治矣若

朝廷選循良之吏舉卓異之臣登我侯於卿相之位更以治家者治天下樂天白公遽能耑美於前哉大工告竣襄因薰沐頓首謹記其歲月以銘我侯之德政云

修虜河碑記

邑庠生

呂先聲

臺城負郭虜河帶其前河水西北來勢迅甚北門去河計僅五十步舊緣城址有堤水順流東下轉南蜿蜿而去近以秋潦漲溢漸齧城下癸亥歲復值地震傾毀不一河水益近去城僅數武而北門

幾圯當是時邑侯周父師方蒞茲上覩城垣之頽  
墮憫閭閻之愁苦百方撫綏興廢補闕越明年政  
通人和業課多暇覽雉堞之威廻睇河水之縈泊  
而戚然有憂色曰此豈城之所恃以爲固者耶城  
砌碎石而水蝕其下雖細流尙不可禦若經秋洪  
波浩瀚則城不可爲矣乃捐俸買地疏渠順其性  
而理之而臺之民亦且感公之恩懷公之德而樂  
與公以相成焉於是挾畚挿負筭籠雲來星集工  
不覆旬也雷雨一夕河北徙有餘步而臺之縉紳

士庶咸譁然稱頌以爲公忠愛之誠足以格天地  
感鬼神故民不勞而事竣王不費而告成莫斯城  
於磐石之安而與斯民保宅此土也非公之德孰  
足以與於此而公則謙抑遜退漠然不自有其功  
焉夫發泉幽谷猶著其名鑿池官署尙紀以頌况  
我侯德澤加於百姓精誠通於神明者乎廼爲之  
銘曰

臺城之北處水迅奔秋波澎湃齧蝕崇墉我侯戾  
止惕然於心自甘藜藿慨出俸金爰作之障以防

巨浸風雷夜作怒濤駟行土堤石堰底定成平重  
闔雉堞磐石永寧惟侯之德參合天人惟侯之行  
勳合鬼神屏藩孔固湍湔無驚千秋砥柱爲國之  
鎮永貞於珉用垂頌聲

蒼山大王廟碑記

邑人張燠

王獄神耳降靈於周定時晉大夫家姓趙氏其先  
世與王之生死出處載在史冊程嬰公孫杵臼因  
以義顯可考而知者獨其生而爲英死而爲靈還  
巖巖之氣柱鎮奠之功亭毒化育與造物者俱則

其所爲天壤不朽者歟詩曰維嶽降神爲周之正  
又不特頌美申與甫也夫周正一代之佐其澤及  
後世福庇無窮者爲功且更不少夫功及一世者  
報一世功及後世者報無際古人尸而祝之以酬  
有德以祈歲時莫不有所見而况王之故鄉不遠  
在孟之北靈濟實昭於滌之陽乎曩者旱魃爲虐  
民心憚暑如暎如焚雍乾中谷五峯翠滅萬井紅  
爐流金爍土焦禾殺稼元冥屏跡飛廉退休祠禱  
無徵方社是吐王忽申精變異出其明爽訴於上

帝沛以江湖甘霖一洒渥潤百里起斃回生百穀  
賴全活我婦子無憂子遺荷歟休哉功之及民固  
如是哉時被澤者香火載道頌禱絡繹雲屯蜂擁  
何啻萬數王乃示其巍德顯其驗享種種情狀變  
化無方鄉之人莫不愛而敬之畏而服之思所以  
妥侑神功者惟行宮之作一時歡呼樂從土木並  
興錢米輻集不難而行宮成焉迎像而祝之迄今  
春秋不絕蓋三十年餘於茲矣王國祥幼穉時爲  
首事今且老矣欲紀當時事永於片石戎馬奔皇



間未及此也今磨拭已就鼎彰神功亦以當日受  
恩之家後世感仰之多且云有功及民則祀禦大  
災捍大難則祀是則王靈既妥而吾人亦不瀆也  
已

重修明陽觀碑記

閻 襄

物之盛衰事之廢興時之得失情之憂喜皆其自  
然者也非勉強之力也山荒而毛草茁而焦陵而  
壑桑田而海潮廣居隆棟高堂邃閣冶容繡裳笙

歌雅作荆榛之野蔓草芊芊游神遠索彷彿當年

非耶燕田荒石斷垣廢井雉颺兔奔月寒風  
冷千載非遙萬年一瞬樓榭翬飛塵集雲擁無耶  
有耶是故據旄擁節輿高馬肥鳴鐘而食暑寒易  
棲於斯喜矣茹藜藿被鶉裾宅北巢窟星轉霜披  
於斯悲矣喜者狂悲者愍二者之中皆相對而不  
知其將也是故智者矜其察勇者矜其武捷者矜  
其搏健者矜其走哲人之所笑也哲人笑四者之  
爲矜而又自笑其笑也是故春則溫夏則暄秋則  
肅冬則寒四時之義也君子自適之心也雨爲霜

始雪爲風基凡物之義皆然而獨異於人乎累秩積金雨風也丐夫空桑雪霜也夏思寒冬思暖天不拂人之情而人惡之是惑也是故避死求生妄也齊失等得幻也君子有道焉不違素不索隱衰有盛理盛有衰情君子察之非一朝夕之故焉矣是故有不朽者金玉非珠貝非樓閣阡陌非文章非事業亦非非金玉珠貝樓閣阡陌文章事業而爲不朽者所以盛衰乎物而不與物爲盛衰者也

臺邑西八里有觀上村村以觀名是觀先而村後

不知歷幾年村存而觀去矣察其舊址洪濶宜  
爲臺邑盛境祇餘舊殿一在蓬棘中石留元跡其  
卽始於是耶不始於是耶始於是者必自無觀而  
有觀無觀之時與今日同不始於是者必自有觀  
而無觀有觀之時又與元同盛衰興廢之理如此  
其足勸憂喜於中也耶道人段無量善人任澤廣  
岳永正單元輔等康熙壬戌歲助而修之葺其殿  
添設兩廊與曩時煌然別一景象工竣求襄記其  
歲月襄因段道人諸善人皆有慕乎道而爲此觀

者因明盛衰自然之數而使貞於石

這片邑侯吳公守城碑記

閩 襄

順治五年己丑大同鎮姜瓖叛晉陽以北五十餘  
城半爲賊所攻據方是時臺人四鄉亦多迫以叛  
者轉而攻臺旌旗蔽天蜂擁蟻聚攻圍之法百出  
其奇城中危悚待命旦夕吳公曰吾朝廷官也城  
破者不敢自愛而城中男女數百生靈將盡粉矣  
是會同原任佾公諱國俊張公諱贊學師章公諱  
鳴雨與佾孫公諱煥苑松王公諱青德並閩城紳

有百姓歃血城頭立誓死者各罄已貲城卒晝  
夜持戈親當矢石相繼出戰家人忠死者吳虎吳  
有功此六年冬事至七年春姜寇破餘黨悉遁於  
臺臺圍愈急大兵又方有事於南臺之受圍期年  
不解寇益出奇計爲雲梯爲地洞城欲破者數次  
公益出死力以據之士民感公之忠益無不願效  
死者時臺之四鄉焚毀已盡孤城竟賴以全南甕  
城小室公守城時坐臥處也迄今二十餘年過其  
室者莫不撫膺流涕乃鑄石爲之歌曰瞻彼西山

滿目旌旗惟茲殫丸匪公誰依我來至此風雨淒  
淒

副總兵湯公鎮撫碑記

張燠

勤在王室謂之功恩加百姓謂之仁夫忠君者必  
愛民民爲邦本誠重之矣國家選撫道擇牧令居  
常教養使無失家人婦子之欲安而息之則已矣  
萬一事出意外勢變衆興不得已而命將出師固  
曰剪除截滅求必如馮異曹彬乃所願也鄉者雲  
中假義臺境效尤譏聚峰屯幾及一載先是把總

胡公守禦於此戢兵最嚴鄉里無擾民皆感之未  
幾調去而湯公適來鐵馬怒馳旌旗輝耀而紀律  
如常步伍不雜井井然也移駐寶鎮卽申戒令示  
居民約軍政而勇士懼出寬告而流民安兩月之  
餘油然見千村烟火四路遊人綠野青畦荷鋤而  
執鋤夫散亂之餘人懼其罪家互其惡逃亡流徙  
之不足一旦視農業而務本事自非仁心善政哀  
劬勞而集驚鴻未能如此且寶鎮雖一鄉之彙集  
實四縣之通營貿易所在四民資養國稅所出者



兵焚來瓦礫盈街蓬蒿夾壁子遺株守待斃又安  
望其女餘布而農餘粟湯君振動補壞起廢推心  
置腹一爲閑奸邪偵伺之防復通工流轉之度以  
軍餉易糴軍無不價之取以民貨爲變換民無藏  
伏之奸兩利之道興四方之營彙則見小大往來  
有無不窘飲食衎衎無舊異也念民間止有秋禾  
親騎以巡放刈恐新招不安乃心家至以勸改格  
使宿罪者不危而安憂家者不憂而獲又豈特保  
正不擾婦子無驚哉每言爲朝廷官當治朝廷事

居百姓上坊才下如成善之善矣加以崇儒重建  
禮士下賢交接春風和氣決溢倘所謂古良將儒  
將非耶四方之民感之不已求所以不朽其功若  
德者恐載道之口不足以盡之勒之堅珉以示後  
人是爲記焉

大覺寺十方院記

邑廩生 閻立

韓子曰墨名而儒行吾與焉臺邑諸寺凡可遊觀  
者不下數十而吾於大覺寺獨有所取寺創於明  
爲僧性資與其徒靜菴和尙者所建在城北門外

面臨虎水

國初以來河水漸齧其基兵火之後廊廡俱爲灰燼而存者惟三教殿焉順治戊戌余從叔大人與縉紳姚公各出資以倡施者爭菴之孫名照清者始移於城南里許溝南村之西焉寺據邑衝要凡官吏公役之外技藝之士商賈販易之流往來於晉省汾潞者莫不由此而川湖河陝之遊五臺山者大率息肩駐轡於是乃設十方院行旅者甚便也然而數椽之宇不足以安四方之衆僧復募於秦

蜀江閩垂三十年始克增擴其制度崇廣其堂宇

殿三重曰天王曰文殊新建者也曰三教仍昔者也  
傍曰水陸殿關帝伽藍祠內則有禪堂方丈齋  
厨外則鐘鼓樓官亭茶房昔所無者增之有者新  
之翼然煥然足令聞者慕見者喜其迴廊閒館足  
以休息困乏爲旅人賴其僧之奔走風雨經營勞  
悴也不必悉言吾於僧之啓三教殿而知其有義  
意也彼以爲釋老之教清淨無爲而途則狹獨儒  
者以帝王君圖之學以治天下則天下之士農工

商皆在儒者之道中是故合而尊師之凡東西朔  
南之人非儒則道非道則僧遇其人無參商登其  
堂者不驚異廬其廬食其食不以爲可恠也其事  
之合與不合固未可知而其意則可嘉矣嗚呼先  
王之世天下之民四而天下之道一人皆服其業  
安其生其奔走於道路者兩國之信使則設亭館  
以處之而給之以薪芻膏膳商居以廛工處以市  
士之出遊者有士以爲之主農皆老死而不遷迨

佛法盛行崇釋氏者廣爲之收集而大慈之風

溥矣僧今置此院於通衢不問貴賤不問智愚莫  
不憇者憇息者息饑者食渴者飲風雨霜雪得其  
庀衣裳行李無所虞彼將使天下之人盡入我門  
戶非徒能修浮屠氏法又可以備治典之所未及  
矣是亦邑之不可少者也僧亦於接待之暇考擊  
鐘鼓頓禮聖賢參禪旨悟性命以求一身之歸宿  
亦如道路之人於塵中而得其歸止也故名其寺  
曰大覺將以自覺者覺十方之未覺者歟起  
昌黎於今日必喜其意而嘉其行也而余於茲寺

亦是之取爾

重修西門外闔縣風水土橋記

張

風水橋者西關外圍馬溝之土橋也非城垣之所  
依四境之所通也又非名區勝地可以具玩賞而  
壯觀瞻也夫然毋寧不修可也而乃有不可不修  
且不容以緩其修者則以是橋之建形家言爲一  
邑之接龍過峽也蓋自西山蜿蜒而來至峯山而  
結穴而開障邑城實坐異地一河灣環映帶左右  
地靈人傑實由於此

國初山水橫決穿蝕城溝山脈來自西峯者遂以中  
絕歷三十年不登一鄉榜且遭兵燹歲丙子前令  
方太翁精於地理諭臺人從斷溝補築土橋以通  
縣脈不數月而工成是秋八月卽達殷孝廉嗣是  
累科決勝或同袍二三人以及五六人聯鑣接踵  
而土著生資亦盡復舊焉八九年來土橋復中斷  
數科無登榜者癸卯鄉試邑之紳士集會城同聲  
合辭以修築此橋爲務茲當秋成又值賢父師整  
飭振動之於是鼙鼓不煩而橋再成也謹序



重修風水石橋碑記

王秉韜

五行生尅制化之道天地四時萬物俱不得而外之雖形家者爲一家言本屬小道而其言往往多中五臺西關外相傳有風水石橋縣志缺焉後之爲隨時補苴計者祇修土橋十餘年輒圯今并土橋遺跡亦不得而見之矣乾隆丙申九月韜承乏茲土簿書之暇擬續修縣志徵求前人著述見張孝廉暄於雍正初年有續修風水石橋記備言橋爲全邑之接龍過峽乃一邑士民所關係重修之

基是不可緩爰擇董事數人捐貲倡始丁酉春融  
開山取石庀材鳩工深去淤泉厚築根底工興於  
三月十九日竣於六月十三日寬長高厚若干具  
載碑左落成之日偕學博平公暨監工紳耆輩周  
視色喜成請勒石垂久遂書以爲記